

泉州弦管史话

郑国权 编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音·泉州弦管

泉州弦管史话

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

郑国权 编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泉州弦管史话 / 郑国权编著. -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104-03094-2

I. 泉… II. 郑… III. 民族音乐 - 研究 - 泉州市 IV.J60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4923 号

泉州弦管史话

责任编辑 黄艳华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泉州晚报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9 年 9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3094-2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前 言 /1

专家论弦管 /7

- 赵 涊 序《南音名曲选》/8
乔建中 序《南音名曲选》/13
王文章 序《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清刻本文焕堂指谱》/19
田 青 序《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清刻本文焕堂指谱》/23
王文章 序《袖珍写本道光指谱》/28
田 青 序《袖珍写本道光指谱》/32
吕锤宽 序《袖珍写本道光指谱》/36
张振涛 代序《泉州弦管名曲选编》《弦管指谱大全》/40
田 青 序《弦管古曲选集》/48
王文章 序《荔镜记荔枝记四种》/51

第一章 弦管的名称与声腔 /57

- 第一节 泉州弦管概说 /57
- 第二节 泉州南音正名为弦管 /60
- 第三节 弦管的声腔为泉腔 /69

第二章 弦管的典籍 /76

- 第一节 《荔镜记荔枝记四种》 /76
- 第二节 《明刊戏曲弦管选集》 /94
- 第三节 龙彼得与明刊戏曲弦管 /107

第三章 弦管工乂谱 /117

- 第一节 自成体系的工乂谱 /117
- 第二节 开发弦管工乂谱排版软件 /123

第四章 弦管的主要乐器 /140

- 第一节 上四管乐器 /142
- 第二节 泉州开元寺是弦管乐器博物馆 /149
- 第三节 浮雕古代乐器舞伎图像的墓砖 /164

第五章 弦管的指谱 /168

- 第一节 《弦管指谱大全》 /171
- 第二节 《袖珍写本道光指谱》 /173
- 第三节 《清刻本文焕堂指谱》 /183
- 第四节 以清代两部古谱比照《泉州指谱重编》 /188



第六章 弦管的散曲 /205

- 第一节 《南音名曲选》/205
- 第二节 《泉州弦管名曲选编》《泉州弦管名曲续编》/206
- 第三节 《新谱式弦管曲选编》/215
- 第四节 《弦管古曲选集》/217
- 第五节 泉州弦管与泉腔戏曲 /231
- 第六节 濒临消失的“过支曲”/245
- 第七节 弦管中古老的“散套”/252
- 第八节 弦管中有《西厢》曲五十首 /257
- 第九节 《泉州弦管精抄曲谱》/265
- 第十节 首次编选的《泉腔弦管曲词选》/269

第七章 弦管的乐神 /278

第八章 南音大会唱 /296

第九章 弦管新社团 /311

- 第一节 中国南音学会在泉州成立 /311
- 第二节 王今生编印《赵汎先生与泉州南音》/316
- 第三节 中国南音学会对泉州南音的贡献 /329
- 第四节 泉州南音有了自家的协会 /333

第十章 弦管传承人 /335

第十一章 弦管在台湾 /345

目录

第一节 台湾南管来自泉州弦管 /345

第二节 环岛巡演会乡亲 /354

第十二章 弦管与海外华侨 /357

第一节 丁马成与湘灵音乐社 /358

第二节 南音新词新气象 /372

第三节 新千年的南音盛会 /377

第四节 新加坡“国宝”与乡音 /384

第十三章 中国南音年 /392

第一节 刘德海南音采风 /392

第二节 古乐重光,南音万岁 /399

第十四章 弦管馆阁忆旧 /404

第十五章 南音进课堂,比赛出新秀 /413



前 言

泉州南音，并称弦管，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专家认为泉州南音具有“悠久的音乐历史和多元的文化特征”，应该有一部全面系统的泉州弦管史，但是过去没有，现在也还没有。原因之一是史料匮乏，二是众说纷纭，尚待深入研究。

十多年前，笔者有个偶然的机缘，接触到一部前所未有的弦管史料，才开始关注弦管，留心阅读弦管资料。这部前所未有的弦管史料，就是龙彼得先生辑录的《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龙先生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汉学家。他在英国与德国的图书馆中找到三种明代刊刻的闽南戏曲与弦管选集，然后经过二三十年的田野调查，写成长篇论述闽南戏曲与弦管的论文，1992年自费在台湾出版。他委



托人从台湾寄出三本书到泉州来。笔者初读到这本书，深受震撼，感到这部典籍的重见天日，无异是泉州历史文化积淀的大面积发现，对于泉州的梨园戏与弦管的意义更为重大。于是，我便征得各方的支持，设法邀请龙彼得教授再度到泉州来，从而开始了我们的交流与合作。1995年，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版《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终于出版了。以后几年，笔者在主编《泉州传统戏曲丛书》期间，陆续把该书的刊刻本内容全部点校做成校订本，又请台湾学者翻译龙教授的全篇论文为中文，然后与校订本、书影汇编为《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一书，于2003年出版，以纪念辞世一年多的龙彼得先生。

这部新版本的《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是与台湾成功大学胡红波教授提供书影而合编的《清刻本文焕堂指谱》同时出版，合装为一匣套的，当时派上了重要用场。

缘于2002年7月，泉州市启动“泉州南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候选项目”工作，文化界许多人士热情参与，各尽所能。笔者接受任务，起草文本。于是按照“申报指南”的要求，征集信息，查阅资料，力求尽快为“泉州南音”描述一个粗略的身世来由和发展轨迹，以资集思广益，讨论补充。一个多月后，文本初稿修改后送给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审阅指导。专家在审阅中特别强调要充实泉州南音的“历史渊源”。

追溯泉州南音的“历史渊源”向来是个难题。其所以难是难在史料不足，地方志乘对弦管几乎不提及，民间虽有许多见多识广的弦友和不计其数的手抄簿，但要提供可作为



“历史凭证”的，却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才想到何不用弦管典籍去作佐证，也许更有说服力。于是便克服阻力加快《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与《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的编校出版工作，并争取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与专家的重视与支持，分别为之作序。这两部原先珍藏在西欧和台湾的孤本重新问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泉州弦管在明清时期的繁盛，及其继承晋唐音乐的丰厚，无疑可以为泉州南音的历史渊源提供难得的证据。于是它们便被采纳作为申报文本第二稿的附件。

《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与《清刻本文焕堂指谱》是泉州弦管的重要历史凭证，但决不是泉州弦管历史的全部，继续搜索与追踪这方面的点点滴滴，便成为我们的工作目标与生活内容。几经时日，终于有了新的发现、新的收获，有了《袖珍写本道光指谱》和《泉州弦管精抄曲谱》的发现与出版。笔者同时又应邀协助晋江市编校《弦管指谱大全》和《弦管古曲选集》，在电脑上运用吴世忠、李文胜合作开发的软件编排曲谱。在与该书主编苏统谋共同琢磨各首曲词的故事来源与辨识方言俗字的过程中，也学到许多鲜活的知识，并从中悟出点道道，从而为这两部书的出版写了几篇评介性的文章。

时间过得很快，自1999年本社开始与新加坡湘灵音乐社合编吴世忠李文胜电脑制作的《南音名曲选》至今，已整整十周年。这十年中，笔者先后直接编校和协助编校出版泉州弦管及相关门类的书籍有十多部。这应该是泉州弦管史上最集中最大规模的制作与出版。鉴于每部书都有其独特的价值



前言

与意义，笔者为此又都为每部书写点前言后语，以交代其来龙去脉。特别是，每部书几乎都得到国家文化主管部门的有关领导与专家的肯定，并撰写序言，加以鼓励与评介。

如今这些事都已过去，都成为历史。只是有些历史如果没有必要的记录，以后就难以稽考，就像先辈以前没有为弦管的发展历史留下记录，我们就无从说起一样。

于是我想，如果把这十年中专家们为泉州弦管写的序言集中起来，把交代这批出版物来龙去脉的文字集中起来，把笔者对弦管粗浅认识先后写成的文稿集中起来，汇编成一本书，也许可以为这段历史留点记忆。这点记忆，当然不足以叫“泉州弦管史”。写全面系统的弦管史，笔者能力不够，只能写这些亲历的或有所了解的“历史”，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知者则不写，故书名为《泉州弦管史话》。书中编入的内容，首先有“一代宗师”赵沨，又有北京文化艺术部门的专家身兼领导职务的王文章、乔建中、田青、张振涛等四位研究员和台湾吕锤宽教授，先后分别为泉州编印的南音书籍撰写的《序》，共10篇。他们对泉州南音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社会功能，以及对泉州各界人士为保护和振兴南音这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的努力，都作了深刻的论述和高度的评价。这些文章对我们来说，都具有永久保存、时常阅读的意义。因而以“专家论弦管”栏目，编列于书的开头位置。其次是，有笔者学习《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和其他弦管戏曲古籍的心得体会，并在一再修改“申报文本”中形成的对泉州南音的历史渊源及其名称与声腔的看法；有负责编校出版弦管古籍古谱十多部所写的前言后语；



有记录吴世忠、李文胜开发工叉谱录入电脑同时直译为五线谱与简谱软件，并由本社运用这个软件编排出版一系列弦管曲谱的历程；有结合考察开元寺飞天乐伎与出土浮雕乐器图像墓砖来印证弦管主要乐器的古老性与独特性的论述；有探索弦管乐神崇拜的专题文章；有记述弦管在台湾、弦管在海外华侨中产生深远影响的专稿；有弦管老馆阁的忆旧；有弦管界的新生事物，诸如历届南音大会唱、南音进课堂、中小学生南音比赛等的综合记录。总之，泉州弦管的历史与现状、内涵与外延、老传统与新鲜事等，都有所涉及，都有所论说。其中还有一部分过去少有人说过的故事或不可再现的“轶闻”，也有一定的可读性。

在这次编校中，承蒙本社何勋、曾金铮、苏彦硕、黄少龙等老同事帮助审阅书稿，纠正错漏。又蒙何少若、陈晓玲等同事提供材料、订正细节。笔者再据以校改，前后费去几十个日日夜夜，才把它编成，打出清样，赶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大庆之前，送交中国戏剧出版社。

学无止境，事难尽善，书中话说得不对的或文字有错漏的，恐也难免，师友诸君如有发现者，敬请批评指正，当铭感在心。



专家论弦管

(以所序书目出版先后排列)

赵汎序《南音名曲选》

大概是1950年或者是1951年，当时，我在文化部工作。中央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研究所的杨荫浏先生给沈雁冰部长和党组书记周扬同志写了一个报告，他要求和阴法鲁教授一同到福建去采集和研究南音。当时，沈、周二位都不在北京，但沈雁冰部长曾经决定，文化部经常费中“部长基金”一项，可以由我核发。杨先生取得经费后，去了福建一趟，我现在推测，可能由于杨、阴二位先生不懂闽南方言，因而回京后所写的调查报告，没有像他在无锡采访阿炳先生的报告那样引起音乐界的同人的重视。到了八十年代，我在新加坡工作时候的老战友，原泉州市市长王今生先生根据南音的传统，在那一年的农历的正月十五举行了南音汇唱，新加坡、菲律宾、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南音社团也到泉州参加汇



唱，还有一些海外的音乐学家也到会了。因此，王今生先生决定举办一次南音国际研讨会，并要我去参加。会上大家对南音的古老历史和艺术特点都十分赞赏，并决定成立中国南音学会，推举我忝任会长。学会成立后，一方面由于我远在北京，更因为我不通闽南方言，从我个人说，没有对南音的工作做些微工作。我也曾经推荐过武汉音乐学院的杨匡民教授到厦门大学去工作，因为他对荆楚民族音乐研究做出过重大的贡献，而且由于他是闽南人，如果主持南音的研究工作，将可能取得良好的成绩。但由于特区的规定，即使有高级职称，超过六十岁，即不能调入厦门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使我心中深感不安的。

但是。近年来，南音研究工作还是取得不少的成绩，如王耀华、孙星群、吴世忠、刘春曙……诸先生都作出了不少可喜的成绩，当然，一些具体的意见，一时不可能取得共识，这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我曾经把南音称之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我的意思只是说，在南音的乐谱和表演中，仍然保存着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漫长时期的许多历史的信息。本来，文化就是一种历史的积淀物，南音的历史可能是从汉唐一直到明清，上千年音乐文化层的堆积，由于文献的不足，也由于考古发现的缺少，以及我们研究工作的不力，因而，对南音的历史也很难作出比较明确的界定。我随便举出一些例证：

一、“执节者歌”，这见之于对汉代音乐的记载，并且见之于北周时期的砖雕乐伎形象，稍后的四川王建墓石雕上乐伎的形象也是“执节者歌”。这种传统实际上也保存在当代的说



唱艺术之中。如：鼓书、渔鼓……都是唱的人自己打板，只是所击的节板形制改变了而已。

二、中国明清以前的唱名法，基本上采用的是固定唱名法，南音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们知道用首调唱名法的现代工尺谱唱名法，完善于明代，但直到今天，北方的一些民间音乐团体，如：河北固安县屈家营音乐会仍然是用固定唱名法。而且在传承方式上也和南音一样，学生要先学读谱(南音称之为“念嘴”，北方称之为“哼哈”)。而且只有达到“死念”的程度，才能开始学习乐器和歌唱。北方这种传统，老艺人们说从他们见到明代乐谱时，就是这样学的。

三、中国音乐的润腔法，在《隋书·音乐志》上，或在北宋的沈括的《梦溪笔谈》中，都提“宫唱而商和”，而这也正是南音的润腔法的根本。

四、除外来的五弦琵琶外，中国琵琶在演奏时是由向下倾斜持把，后来演变为横抱，最后演变为直抱，但，唐诗中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句，可见唐代人演奏琵琶有斜抱的，也有直抱的，但在唐代壁画、雕塑中，形象就多为斜抱，而南音至今仍保持横抱的姿态。

五、南音的演唱部分，有不少和宋、明以来的戏曲基本相同，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宋元的戏曲是由浙江杭州经浙江永嘉传到闽南的，现在残存的南戏，以及后来的梨园戏、傀儡戏，至今仍在闽南流传。

六、中国的板眼和西方的节拍概念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板绝不等于西方音乐中小节线的重拍。因为，中国的板是韵板，板要打在一句歌词的结尾处，因为中国诗词大部份押的是